



书写永生难忘的芳华

□凌



“站在足尖鞋上的疼痛和骄傲，我要把它写出来。”

20年前，第一次见到张晓惠老师的时候，我就被她的身姿吸引住了，无论在什么场合，她都是一位脚站立，两脚跟相对，脚尖向外侧展开，双脚前后呈“一”字形。她膝盖绷直，背部挺直，整个躯干向上提。这种仿佛随时可以旋转与大跳的站法，有一种跃跃欲试的美，典雅、潇洒又舒展，使她完全不像伏案写出数百万文字的人。

那一年，在驶向九龙口的渔船上，张晓惠与我交流写作的心得，并披露了一个大计划：“等我有时间，我要把从前在文工团当芭蕾舞演员的经历写出来。那是我们这代人的青春，坎坷中有昂扬，磨难中有笃信。”讲到文工团友的生活，她眼睛中有疼惜，有不舍，有感喟，也有唏嘘。与后来经过选调进入机关工作的张晓惠不同，团友中的很多人经历了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经历了演出机会的减少与自谋生路的艰辛，张晓惠聆听过团友身不由己的忧伤故事，也目睹过她们找寻生存机会的残酷往事，也许，在练功房流过汗，耐受开胯、下腰等痛苦锤炼的人，更容易保持乐观，再见她们时，张晓惠依旧看到一双双清澈明亮的眼睛。她有了一个心愿：“我要塑造一个女主人公，她无论受过什么样的委屈，都愿意选择相信，选择宽容，她会从吞没她的一股浪头中钻出来。她这辈子，直到花甲之年，依旧可以跳足尖舞。”

20年后，在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舞之渡》中，我看到，一颗埋在张晓惠心中几十年的种子生根发芽，并结出了果实。小说以有舞蹈天赋的文工团员秦磊执着、屈辱、坚韧的一生为主线，讲述一群基层的文工团员在时代变迁中的挣扎、哭泣和自强不息。

小说有着四十多年的时间跨度，女主人公秦磊从里下河乡村走来，凭借与生俱来的舞蹈天赋，被文工团录取，她一直有一个跳“吴清华”的梦，然而，因为演出服被盗事件，她被从主演的位置上撤了下来。她嫁了人，生了女儿，想过安稳日子，却因为藏在抽屉夹层里的初恋来信，被丈夫赶出了家门。多年以后，文工团已经没有多少演出机会，她不得不办了歌舞厅来为团友找出路。而在歌舞厅被迫关门后，秦磊又走上了在文化馆当舞蹈老师的岗位，她教过少儿班，又教过老年班……而她的三段感情，也为这段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添上了一笔别样的华彩。尤其是秦磊的初恋文康，从前是文工团的小提琴手，秦磊与他惺惺相惜、志同道合，他们之间的情感，初始浪漫、深情、充满诗情画意，之后却忧伤、凄凉、充满了阴差阳错，以及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恨恨，作家以一首小提琴曲《梁祝》串联起两个人的聚散，以这首与文工团舞蹈的调性截然不同的曲子，来描摹主人公青春时代属于个人的心动时刻，她这样描摹秦磊的心态：“她接过了文康固执地举在眼前的格子手帕，十八岁的女孩不知道就此接过了一生短暂的甜蜜、不安、困扰……她一生的寂静也就从此被打破了。”

作家以大量的心理描写，与秦磊对镜端详的片段，来推动情节的发展。心理学家们说：镜中印象，是人内心渴望的折射。而作为芭蕾舞演员，对镜化妆也是上台前的必备环节。于是，在一次又一次地对镜自省中，秦磊看到镜中如里下河水一样单纯柔软的女子，在命运的不断折腾中，眼神逐渐变得坚韧与从容，虽然有了浅浅的鱼尾纹，但她的眼神中听凭命运摆布的柔顺，逐渐消失，更多的毅力与雄心，逐渐从那属于中年人的眼睛中浮现出来，她终于凭借对舞蹈的热爱，坚忍不拔度过命运的激流险滩，将自己及下一代摆渡至梦想的彼岸……小说既展现了小人物在大时代面前的跌宕起伏，也呈现了作者独特的文学气质，更披露了不少盐城地域特色的细节，若是读者在里下河地区生活过，阅读时定然会心微笑。

读到这部佳作，我更感到亲切的是小说前半部分文工团浓郁的文艺气息，那是一部属于20世纪70年代的《芳华》，至间的惺惺相惜，对手间嫉妒之火的暗流涌动，选拔老师尖锐的审视，台柱子之间在练功和人际关系上的较量，人性的明亮与幽暗，青春的彷徨与执着，面对岔路口的选择时，每个人内心梧桐细雨……都被书写得气韵饱满。

张晓惠的写作，秉承的是歌德曾经说过的文学观：“我的每一个文字每一部作品，都是从血肉中抠出来的”，这种对创作的热爱和执着，将虔诚艺术与生活的文工团员一笔笔补足了细节，叠印在秦磊身上，让她像油画一样，变得灵动又立体。在多年之后，秦磊浪漫多情，又痛苦挣扎的形象，终于在作家对青春往事的回眸中，成为“一代人命运”的折射。她的形象，像舞姿中挺拔招展的“阿拉贝斯”，也像力道十足又惊险万分的“倒踢紫金冠”，瞬间从痛苦中站起，一下子就印在了读者心里。

经典儿童文学作品的艺术转化

——评儿童剧《草房子》

□赵菱

看完舞台剧《草房子》，我有点感触，我觉得这是一次经典儿童文学作品的成功艺术转化。

一是基调的巧妙转化。

作为一部感动无数读者的经典作品，《草房子》的文学魅力、艺术魅力和强大生命力，给人留下持久而美好的记忆。我在很早以前就读过《草房子》，并多次阅读。当我走进曹老师创造的草房子的世界时，常被其中的诗意、美好打动。文字作品靠语言的魅力来打动读者，而要把这样一部孩子们熟知和喜爱的经典作品打造成儿童剧，难度无疑很大。让我惊喜的是，舞台剧《草房子》很好地把文学艺术转化为舞台艺术，把二维的文字呈现成多维的舞台呈现。

文学作品《草房子》是唯美、含蓄的，儿童剧《草房子》为了表现人物情感、故事张力，在舞台上展现出另一种风格：直抒胸臆、热烈奔放、情感丰盈。因为剧中人物要用内心独白、对话、肢体语言等表达内心的情感，使平面文字变得立体、鲜活起来，很生动、灵动，富有艺术感染力。

二是内容的精心选取。

长达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放到一小时左右的儿童剧中，非常考验编导的内容选取

能力。如何选取小说中的精华？如何架构人物和故事？如何在短时间内呈现整部作品的精华？这是很不容易的。

儿童剧《草房子》编剧巧妙，采取了倒叙的手法，呈现出不同成长时期的桑桑、纸月等人物形象。一开场，桑桑将要离开油麻地，他用一连串情感充沛的内心独白，表达对油麻地、对草房子的难舍难分：我忘不了草房子，我忘不了油麻地；我爱草房子，我爱油麻地。然后以桑桑为主人公，选取了三四个人的故事，通过桑桑把陆鹤、杜小康、纸月等人的故事穿插串联起来，集中反映了桑桑的成长历程。

三是手法的丰富多元。

首先吸引我的是儿童剧中优美动人的歌曲，一首首歌曲阳光诗意，积极向上，富有民歌的甜美韵味。歌曲变成了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歌声变成了话剧剧有机的组成部分。比如：草房子，故事多，有你也有我。从日出到日落，我们一起走过。草房子，故事多，有苦也有乐，你是否还记得，门前那条小河。还有：你等我凯旋那一天，记住我们的诺言，再大的风雨挡不住，扬帆启航的船。我等你凯旋那一天，盼望和你早见面，外面的世界去锻炼，过了冬天就是春天。你等我

凯旋那一天，我要回到你们身边，等你凯旋那一天，草房子里走出的勇敢少年等。从歌词到旋律，都很动人，同时呈现了江苏民歌与现代音乐的完美交融。

还有舞蹈、内心独白等表现手法，都极具艺术感染力。

四是制作的匠心用心。

整部儿童剧情节扣人心弦，故事生动感人，人物表现鲜活，能够感受到制作者的匠心、用心、真心。

从编导、作曲到舞美设计、灯光设计、服装设计、舞蹈编导等，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都做得生动、细致，观看起来，很流畅，很吸引人。有不少细节都充满童趣，富有成长中的梦幻色彩，比如，舞台上出现的小鸭子，孩子们用充满童乐的声音一起唱诵“嘎嘎嘎”；一只只翩翩起舞的白鸽，瞬间把观众带到桑桑喜欢的鸽子世界中……这些场景营造得唯美，很浪漫，又具有成长气息。

儿童剧《草房子》的成功演出，是对文学的尊重，对艺术的尊重，对孩子的尊重，对观众的尊重。感谢本剧创作团队的老师们，让我们欣赏到这部文学性与艺术性俱佳的儿童剧。希望有更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能够被看到，被转化，在舞台上大放光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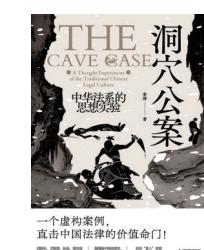
《醉在中国》
[美]德力·桑德豪斯
浙江文艺出版社

本书呈现了白酒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历史和文化，从祭祀之酒到诗人之酒，从宴席的酩酊大醉到好友间的小酌，展现了白酒作为中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如何雕塑中国人的精神图景的，以及又是如何作为一张名片，让世界重新发现古老而又鲜活的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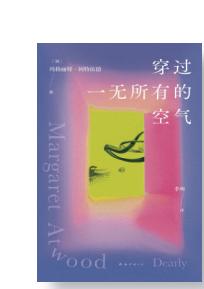
《同时代的北方》
刘岩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东北之为“北方”的历史，同时是它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工业基地、文化工业基地和另类现代性前沿的历史。本书以当代文化生产为主要媒介，结合长时段视野，探究“北方”历史经验的同代性。在这一探究中，东北既是区域辩证的对象，也是尝试以经验克服景观、由记忆解放想象的方法。



《洞穴公案》
秦涛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杜撰了一个中国式的“洞穴奇案”，书中以中国古代的“管秋阳食人案”为原型，塑造了一场如电影般精彩的“朝堂辩论”。四位虚构的古代人物围绕该案应如何判决产生激烈讨论，内容涵盖礼与法、世俗伦理与儒家统治、民间舆论与司法审判等价值冲突。



《穿过一无所有的空气》
[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南海出版公司

本书完整收录玛格丽特·阿特伍德2008年到2019年间写下的57首诗。诗中的每一个语词、每一处节奏和每一场想象，都随着诗人对逝去之人与消逝之物的哀悼一齐，向每一个人发出危险邀约——请奋力扇动你记忆的羽翼，朝着时间、自然、爱欲与死亡的艰深秘境俯冲而去吧。

来自诤友的批评

——读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

□裘甄

一个人乃至一个组织，在潜意识中，大多数都是自我肯定的，都希望听到肯定的话、赞扬的话，尽管所做的事情不一定圆满甚至不一定正确。

于是，阿谀奉承之声不绝于耳。而那些鼓动如簧之舌取悦他人的人未必说的是真心话，未必没有看到被颂者存在的问题和所处的困境。

于是，大音希声，真诚的批评成为可遇不可求的奢侈品。

于是，阅读《不合时宜的思想》，大有裨益。

这是高尔基早年的一部重要著作，曾被前苏联冷冻，直到1988年才重新面世。中国读者则在1997年之后才读到高尔基与列宁在“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争论中说过的那些真诚的、刺耳的话。

高尔基是一位一直向往革命、呼唤革命、资助革命的人道主义作家，被称为“革命的海燕”“俄国社会的良心”。因为从事革命活动，曾被捕入狱并被驱逐出境。“二月革命”胜利后，他欢呼俄国人民“与自由结婚了”。但目睹与革命大潮相伴而生的种种怪象，出于革命者兼知识分子的真诚，他在自己主编的《新生活报》上开辟了《不合时宜的思想》专栏，连续发表文章，力图矫正临时政府施政中的错误，力挽群众自发势力的狂澜，制止激进革命者的过火行动。随后，“十月革命”成功获胜，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政府，激进的革命浪潮从中心城市迅

速席卷全国各地。由于新政权领袖们对时局的分析、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及其制定的实践措施难免有错，俄国社会进入了历史上第二次大混乱时期。一时间，偷盗、抢劫、私刑、杀人等刑事犯罪频发，饥馑、战乱、排斥道德与文明等社会灾难，威胁着每一个俄罗斯人的生命，也威胁着俄国社会与苏维埃政权。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污物和破烂总是更显眼一些。此时的高尔基面临着保持“沉默”还是继续“呼喊”的艰难抉择。“如果我们可以自己能在我们的敌人幸灾乐祸地指出我们的缺点、错误之前意识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那么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策略上都要好得多。”“我坚信，如果第一个说出这些实情的是我，而不是人民的敌人，那对人民要好得多。”怀着“永远的革命者”的激情和人道主义者的良心，高尔基在愤然批驳反革命阵营对革命大众污蔑与攻击的同时，在不顾个人安危拯救被捕的文学艺术家自然科学家的同时，以对他俄罗斯民族精神长达十年的深刻思考，以他对恫吓与谎言的天然憎恨，选取“当下”发生的一个个实例，对新政权颁发的错误法令实行的错误做法和平民大众深植于灵魂的奴性与冷酷，进行了毫无掩饰的振聋发聩的抨击。他热烈地呼吁发展生产、尊重文化、尊重科学和知识分子、弘扬人道主义、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他大声疾呼革命者们不能将阶级论庸俗化而

扩大民众之间的杀戮；他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不应仅仅停留在反抗压迫与剥削的层面上，更应该是一场对旧思想的革命，是形而上的革命，是每一个无产者自我精神价值的洗礼。他提醒俄罗斯民众：“革命是本应该在国内建立起可能的公正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不是阶级利己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争取阶级利益的斗争中，不应当抛弃对美好事物的全人类的追求。”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1921年后，列宁在制定与实践新经济政策时，在许多方面都应和了“十月革命”前后高尔基的那些“不合时宜的思想”。展示了革命领袖海纳百川的坦荡襟怀。

一百多年过去了，许多历史事件已经变成了历史名词（自2007年起，俄罗斯甚至改变了“十月革命”的提法）。人道主义作家高尔基与革命领袖列宁两位“诤友”之间争论的具体内容和孰是孰非，也应该交由历史学家去细细研究了。如今，重读《不合时宜的思想》，最为重要的启示是：人类进行的社会活动，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许多时候都是没有先例的探索，在团队内部发生意见见龃龉、思想分歧、路径争论，乃是再正常不过的。“难得是诤友，当面敢批评”（陈毅诗句）。乐闻诤言、善交诤友，是一种心胸和气度。敢于直言、甘当诤友，是一种责任和境界。尤其是对于决策者来说，绝不能标同伐异，堵塞言路，被虚伪的别有用心的奉承所蒙蔽。

日常生活中的思想者

——读张华《幸福的尺度》

□袁杰

如果不认识张华，他的《幸福的尺度》（北京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我很可能连翻阅一下的机会都没有。

当我读过《幸福的尺度》，在键盘上敲下“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随笔”时，我又自问，是不是有偏爱因素？

张华是我佩服的实干家，他“十年援疆”的情怀、业绩，尤为令人钦敬（周桐淦的长篇报告文学《和你在一起》，记录了张华和一代南通援疆人的感人故事）。是不是因为这种钦敬而让我偏爱他的文章？细思自问，确有因人识文、因人而读出文里文外更多东西的因素，但“最好”的感觉绝非偏爱。

好随笔，怎么才算好？和我读过并喜爱的随笔相比，《幸福的尺度》和所有好随笔一样，首先是有真诚之美、有思想的风格、风采、风度。

巴金先生特别强调讲真话，“文革”刚结束时，他的《真话集》让人心头一亮。几十年过去，现在“真话假话”已无须强调，但在真话、假话、套话、空话的唾沫飞扬里，世人最爱的依然是真话。

张华的随笔，多为阅读、工作、生活中的有感而发。这些文章是他从读过的书、见过的人、经过的事里得来的。他认真生活，做好自己，不取悦他人，不低眉顺眼，睿智、沉着、纯净的文字，“有效成分”很高。这种阅读，一如好友聊天，亲切自然，素面朝天，偶尔闪过一个狡黠的坏笑，引得会心一笑。这“会心一笑”，读过梁实秋散文的人懂。

《幸福的尺度》没有专属的文化标签，但字里行间氤氲着人文气息。张华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更是一个实践主义者。正如评论家汪政在序言中所言：“与专业的思想家哲学家不同，张华是日常生活的思想者。他不以思想为职业，不为思想而思想。他很少从个人生活之外去寻找思想的论题，他思想的对象就是他的生

活。”像《后喻文化》等篇，基于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和反思，理念新颖、语言前卫。

张华的随笔也不同于专家学者之作。专家学者得益于也受制于自己的专业，像叶嘉莹、张中行，前者偏重诗词，后者偏重人生哲学。他们都有资格以导师的口吻谈文学、话人生。张华的随笔，也谈文学、也讲人生，但多以平等谦和的姿态示人。再如大学者季羡林，精通梵文、佛学，吾辈无以望其项背。他一句“人类四大古文明，最后的汇聚处是敦煌和新疆”，就让人知其功力。

张华的随笔属于“边角小料”，他曾经在张謇故里从事乡镇工作，对基层的人和事了然于心；他还离家万里去援疆，把大块文章写在西部边陲。他有所作，故文字里有更多的赤子之心、家国情怀。从这个意义上说，《幸福的尺度》有格局和气度。这种历史纵深感，责任担当心，读来感觉水阔云开、能量满满。

我喜欢张华的文字，也赞成领导干部多思考多动手。动笔可以让表述更缜密、思路更清晰，组织工作和宣传发动的力量更强。作为一个基层干部、援疆工作者，事实证明这种动笔对工作大有裨益，对自己也是一种成就。

在这喧嚣世界里，写作是一种自我修行和救赎，是一种“自在”与“自得”，是主动而幸福的“寂寞”和“孤独”。这些年我也读过一些领导干部写的随笔，比起来，张华的文字既有堪称“主旋律”的正大气象，也有雅致的文采。“我思故我在”，我写我乐意，从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活出了自己喜欢的样子。时下有几种文风很是流行。一是在文字上追求宋词式的清丽优雅，“银碗盛雪”，从色彩到声韵都是美意绵绵。这种文字没什么不好，时势使然。再有一种是内容上大量旁征博引，这也不错，可以增厚文章的佐证力。张华的随笔不一样，他的语言清

新，没有刻意的绮丽、炫弄，怎么想怎么写。他的“想法”根植于大量阅读，根植于丰富多彩的生活。他用中国文史哲的老窖陈曲，用自己地里种的高粱，酿出了独家风味的美酒。

王蒙先生为新疆写了不少文章，相对而言，张华的文字也有深厚的新疆底色。他笔下和少数民族群众的交往记录，更具亲，更亲切，更多欢乐和谐的氛围。新疆风情、民族团结，这两大主题必将编织在他已有的和未来的文字中。

通过张华新鲜、有趣、精彩的文字，我看到的是一个勤于政事、热爱生活、睿智聪慧的大写的人。如果说张华的文章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真话太真了，阅世观人的目光太犀利了。如是，会让一些模糊与灰色自惭形秽。

张华常以独立思想、自由精神、有趣灵魂为标尺点赞他喜欢的人。其实，这三个标准也同样适用于他本人。他不人云亦云，坚定地行走在自己的路上。“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他做到了。这种自信和勇气，正是好随笔的定力所在。

张华曾用“四个过”描述自己的经历：“上过讲台、进过机关、下过基层、援过边疆”。人生是一个过程，一个不断观察、感受、回味的过程。他用脚踏实地的履历成就了自己的“有趣灵魂”。从他澄明的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发自内心地喜欢苏东坡、王阳明、左宗棠、林则徐、曾国藩等古哲贤。读相关文章，我仿佛看到眼前的张华，正与他们谈笑风生、相伴而行……

